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通訊 第八十六號

- 目次：一、美國太平洋艦隊前總司令致國聯副秘長書
二、著述家房龍主張禁運一切軍需品赴日
三、白氏拒毒處請注意日人以鴉片為武器
四、北京無界通訊社公布日軍悲觀失望心理
五、挪威政府以大量鱈魚肝油贈與中國難童
六、加拿大國聯同志會所陳長期和平的要件
七、尤哥斯拉夫分會對創建將來和平的意見

(一) 美國太平洋艦隊前總司令致國聯副秘長書

日內瓦訊，二月廿七：北美合眾國海軍少將雅賴爾(William D. Leahy)前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居於遠東，歷時兩載，去年方以高齡退休，現為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彼因目睹日軍殘暴，亞東空前悲劇，於一月十一日特致書於國聯副秘長萊斯特先生，叙述其親身的觀感。主張人們擁護該委員會停止美國以軍需品供給日本的努力。原函大意如次：因過去兩年在遠東，我曾親自看見中日戰爭的大悲劇及其對於一和平民族所生的影響。

據估計，大約有四千萬中國人被追拋棄家鄉到遠方去。在此數內，有五百萬至一千萬已死於疾病或饑寒。離戰區極遠的若干城市亦被日機轟炸，非武裝的平民因是死傷者以十萬計。多年前海牙通過的戰爭規則，要以人道待遇俘虜與非戰士者，如今已置之不顧。

戰爭或係不能避免者，但對於俘虜與非戰士的野蠻行為，不人道的舉動，可以為任何有紀律的軍隊嚴加約束。日本對華戰爭的進行方式却不是如此，其表現的狀態使文明世界深為震驚。

我國供給軍需品以進行這樣的戰爭，係一反常的事件。

人人都感悲痛。故不參加日本侵畧委員會停止美國以軍需品供給日本的努力，應得吾人竭誠的擁護以促其實現。

(二) 著述家房龍主張禁運一切軍需品赴日本

日內瓦訊，二月廿八日國際反侵畧運動大會秘書處接美國分會寄來紐約先鋒論壇於月初所載有關中日的消息一則頗堪注意。緣人類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nkind) 及其他不下二十種書籍的作者房龍 (Eric Sigmund Havelock) 先生，曾赴紐約西四十三街一百二十三號市政廳為救濟中國難童而開的一集會。他說：美國應當禁運一切可以被日本人用作作戰的物件並授日本駐美大使堀內謙介以護照，遣其出境。

房龍先生的建議為另一著述家許安 (James Vincent Skeane) 及中國派赴太平洋國文討論會的首席代表顏惠慶博士所贊成。紐約的救濟中國難童會為該市中國婦女籌賑會所召開，其會長為林語堂夫人，開會結果集得一千五百至二千美金。

許安先生說：美國輸出主要的戰爭用品以殺害中國人民以奴隸中國民眾，繼續至今，未遭禁阻，已兩年又七月了。我們（按指美國）停止供給日本以軍需的時候，便是「中國事件」自然趨於終了之日。

其他的發言者尚有賽珍珠夫人，克勞先生 (Mrs. Carlotta) 與馬爾網先生 (Mrs. Mallow) 等。末了，林語堂夫人報告該籌賑會已募得差不裏六萬美金，匯歸中國作救濟之用。

(三) 白氏拒毒處請注意日人以鴉片為武器

日內瓦瑞士報於二月十四日刊布白氏拒毒處的通訊摘要云：使用毒劑（例如鴉片）為武器，其在戰爭中所行的作用一問題，只有很少數對物特別注意的人纔知道。在此很少數人中，又只有更少數方能列舉應採的方法以抵制此邪毒武器的使用。因其無形的害惡不小，人們不宜輕輕忽過去。

以衰弱民族的抵抗力為目的，以消滅能保障國家權益的人們為目的，並以造成巨量的嗜毒廢物，準備於適當時機為敵人作偵探，騙賣其祖國為目的，受這樣有系統地使用毒劑，為其主要的犧牲者，在此刻以前，是中國。回憶一九一八年在北平，我著者已教人注意日本人使用毒

劑為戰爭武器的陰謀以預備征服華北。那時在中國——與今日在歐洲相似——很難令人對此威脅認為嚴重，雖然可以說服最抱懷疑態度者的理由，使其瞭然於危險實況的指標並不少。自從爾日以後，我們見着毒物漸漸蔓延於中國，吸毒的人數漸漸增多。換言之，我們見着使用毒劑為戰爭武器的技術漸漸形進展。

因為毒劑對於中國係真正的威脅，故其政府採取極嚴厲的辦法以對付販賣者及吸毒者。鑒於危險非常嚴重，所以抓住販賣人即處以死刑，實屬罪有應得。惟假使販毒者同時又為吸毒者，而判決只禁其續用毒物，則死刑之設，對此等人尚不能阻其作窮凶極惡的買賣。他們受人狠巧妙地接濟毒物，其對於中國前途的危險極不可忽視，故蔣夫人與南京路透社記者談這宗詭詐無恥的伎倆，欲以使征服中國較容易較不成問題時曾說：

請看看日本人與其經紀罪大惡極的行為，要將煙毒瀰漫中華，目的在使我國人民墮落到體力不能保衛國家，心理與道德亦復如此的敗壞，以至於可以被敵人收買為其充間諜，藉此換得所慣用的麻醉物來滿足其急迫的需要。

在這方面，日本人習用狡猾鬼域的手段，已非一日，我們在各地發現執行供給毒物者的命令，受人唆使的偵探。此等毒藥東西散布於飛機場的周圍，或被置於赴機場的路綫上，施放有光的或其他的記号，使日本轟炸機來屠殺平民，破毀建築，到處拋擲炸彈。在華北，我們還發現高級官員也騙賣國家，甘作日本人手中的傀儡，以至外寇有所藉口，謂民要某地帶自治。

美國出席鴉片諮詢委員會的代表，數度於日內瓦力請人們注意日本及日本軍隊系統地毒害中國人民。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摘要裏，國聯公布控制鴉片委員會所得的結論道：「處於因戰爭構成的局勢中，國際管理販毒的必要，與其認為減少，毋寧謂為增加。如果是這樣，則不法的販賣更非控制不可。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巴黎晚報發表一事實記載，證明麻醉毒劑已在此戰事裏出現。據該報稱，得自可靠的消息來源，一德國轟炸機的人員被迫降落於荷蘭境內者曾使用毒劑。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紐約時報於標題「偵探」下，宣布德國的偵訊處已減少收買吸毒者，對此等人，偵訊處曾供給各種的

麻醉毒劑；而今以停止接濟之故，他們逼到無論什麼事都準備幹。……

我們所處的時代，軍事當局須對抗毒有所作為。中國於蔣委員長領導下，總採取極有效的辦法以對抗使用毒劑為戰爭武器；故盼歐洲的軍事當局也能明瞭文官的力所不能達者，因而用有效的防衛方法以抵禦此陰險的仇敵，以作全體人民最大的保護；前綫與後方，均當一樣注重。當歐洲認清毒劑的危險時，她將更能了解日本人使用那宗武器以利便其侵略中國，征服中國的詭計。

(四) 北京「無界通訊社」廣布日軍悲觀失望心理

日內瓦訊：二月十九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秘書處接布魯塞爾由美國人主辦的「無界通訊社」(No Border News Service)寄來消息一束(第七卷第十四號)內有一則係廣布世界語社在重慶發行的半月刊雜誌「World of China」所載若干得自陣亡日兵或被俘虜者的信件摘要，稱為有趣，且謂顯然真確。雖摘要僅表現信件內容的一部份，但已足使人看出普通日本遠征士兵的真正情緒——悲觀與失望。下面便是幾個證據：

寫信說：「中國是一個廣大無垠的國家。任憑你走多久，總走不到盡頭。Somewhere 也有差不裏相同的思想，他道：「前綫越變越長。我不曉得這次戰爭是否有終了的時候。……對於一切事均懷疑，故他說：「無論戰事的進行如何，我們回去的機會總是很少。所未知者，是何時我將被殺於中國而已。伍長 J. J. Williams 的信上寫道：「什麼時候輪到我，難知道。假使我得歸家，或者已盛於一木匣子裏了。……說：「我們在中國每進寸地，我們的生命便愈短少。……悲歎云：「我與十一位被徵者同赴前綫，其中三人變作砲灰了，三人受傷了，一位病死了。這些慘痛的回憶已夠悲苦，尤其令人覺得他們愁慘者，是此等青年，似乎不曾想到此次戰爭可以中止。他們所思考者，只是詐說戰爭的殘酷。

同時在日本內部，食物非常短少，燃料也很缺乏；但有錢人屯積米糧，而養育嬰孩的主要食品却又大大短缺。這些都不是好現象，都是野心軍閥侵略他人所造成的惡果。

(五) 挪威政府以大量鱈魚肝油贈與中國難童

日期及來源同前。據挪威京城奧斯陸報告，此間已運載二千五百啟羅格蘭姆（約合五千一百磅）的鱈魚肝油赴中國，交由挪威駐上海的領事館轉發與因遭中日戰爭而罹苦難的兒童。這樣的義舉非第一次，已是第二年了。此魚肝油為挪威政府的贈品，由漁業管理員經手辦理致送手續。

(六) 加拿大國聯同志會所陳長期和平的要件

日內瓦訊，二月廿二：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秘書處近收加拿大國聯同志會會長吉蒲滿（J. W. Macmillan）對時局的意見書一則，內言英法聯軍作戰底目的，應為速即樹立集體安全。除昔已明述之二目的如終止侵略，恢復被侵略的犧牲者外，聯軍應肯定地說：他們最後的目標為使國聯復活，惟須修正其盟約及其規程俾便進行次列各項基本要件：

- 甲、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應有交通、貿易、市場、購買原料的平等自由。
 - 乙、舊條約已變成不適用者及可以危害世界和平的情境，當以有效的機構從事改正。
 - 丙、反對外來侵略，保障各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當用可靠的方法如締結局部條約或其他，或僅由國聯會員國間想辦法，或進而與非會員國合作，均待商決。
- 以上數事，便是長期和平最低限的條件。

(七) 尤哥斯拉夫分會對創建將來和平的意見

日內瓦訊，三月四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秘書處頃接尤哥斯拉夫分會代表羅特爾博士（Dr. R. R. R.）於月初自扎格勒布（Zagreb）尤國第二都會，金融工業中心）來函，謂前得會長薛西爾勛爵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九日書及其他文件，該分會同志甚注意創建將來和平的基礎問題。特別是克羅亞特民族的政論家及思想家赫塞格先生（Mr. H. H. H.）克羅亞特農民聯合會發起人兼會長，有分會一千，會員十萬，以為世界和平應當由所有國家諧和的合作維持，為達此目的起見，各國必需有自由發展其文化的機會。此意於

彼赴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至六日北京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時已講過，有一部份於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書名 *World* 內亦曾道及。

隨封附來一簡要的英法德文說帖，言由上次歐戰而來的種種問題，不能單獨處理，須認係一整體，由全世界根據相同的原則以圖解決。此等原則與斯時以前流行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則大有差異。昔凡爾賽和約未求總解決，是為第二次大戰的來由。假使這次大戰完了再不對所有的問題得一有效的解決，早晚還有更可怕的鬥爭，甚至演成不能避免的世界革命。

上世紀介紹於各國與各洲間的交通大發展，已使人類成為一體，休戚相關，有增無已。再則以經濟關係的交錯，已將地球形成一經濟大聯合。然而人們還按過時的原則，斤斤於政治經濟國界的問題，忽視考慮如今的新局。赫塞格先生預料於二十世紀迭次大戰後，世上或只存為人類所有的唯一主權，結果成立為全人類主持立法行政的世界聯邦政府。在此世界聯邦內，各民族保持其文化的個性，享有完滿的自由平等，不計其舊日的國界。世界立法院的代表由各民族推選，行政院的由各國舉出，這是一真正的國際聯盟。

在此新的世界組織內，必需不尚由上而下的權力，但要自下而上的職務行使。從個人出發，先及於家，次及於鄉，再及於於縣，於省，於國，以及於人類。各民族內個人的價值，全人類中各民族間的價值，視其創發力與其所盡職份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為準衡。換言之，即根據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

基於此等原則以建立的世界聯邦，將可以保障所有個人與所有民族的和平。不消說，惟聯邦政府統有編練軍隊及鑄造貨幣的權，武器與戰爭材料的製作及分配，其權亦只屬於聯邦政府，即只屬於人類有組織的實體。世界聯邦的軍隊與警察，雖允許各國或各民族維持，但其使用須純以保護所有文化單位之受威脅者。

為達以上簡述的目標起見，須改訂一切為目前國際生活所依據的原則，這是很重要的一着。總起來講，口號有二：

- 一、改訂過去原則，不僅釐正國界！
- 二、為文化單位的各民族須有絕對自由，不計其領域！（完）

一九四〇，三，九日內瓦。

歡迎揭載。惟印出須即寄貴刊一份至本會。